

# 故园老宅

■夏效生

大红花昂首出门。母亲站在我身后，眼神中满是骄傲与不舍。此后的年月，我全身心投入到部队的训练中，有限的几次探亲，在家停留的时间都不长。最后一次离家时，我挥挥手说：“妈，等我回来。”那时我以为只是暂时离开，没想到一转身就是永别。

2006年3月13日上午10点，我当时担任营教导员，正在训练场上打着训练。文书小李冲过来，告诉我家中来电。电话里，表哥声音嘶哑地说：“你妈……出车祸走了……”犹如一道晴天霹雳袭来，我的泪水模糊了视线。我无法相信，我亲爱的妈妈从此与我生死两隔。我拼命往家赶，一路上泪如雨下，衣襟尽湿。推开老宅大门，院子里挤满了乡亲。母亲躺在灵床上，我扑过去抱着她撕心裂肺地哭喊：“妈，你醒醒！”可母亲再也没有回应。

如今再进老宅，荒芜瞬间将我裹住。父亲当年栽的桃树只剩秃枝，张牙舞爪指向铅灰的天空；老墙泥皮剥落，青苔像母亲未干的泪痕，在岁月里洩开。

屋里空荡荡的，椅子上落了一层灰。客厅柜台上，半截烧剩的蜡烛静静待在那里。小时候我怕黑，母亲睡前总会点上蜡烛，小火苗把童年的夜拱得暖融融的。掉皮的土墙上，还有母亲为儿时的我量身高时画的线。

小时候，母亲用一只碗给我盛来麦糊，那些麦糊她自己舍不得吃。看着我狼吞虎咽，母亲眼角满是笑意。有一次我发烧不吃不喝，母亲急得团团转，端着红糖水一勺勺喂我。我喝完，她才放下心来：“好了好了，我没事了。”为人父后，我才懂父母的爱都藏在细节里，藏在“昼为儿吃苦，夜为儿担忧”的念叨中。我参军之后，家中条件已有所好转，但母亲依然习惯将好东西留下来等我回家吃。每次我打电话说要回家，她都提前买好米、备好菜，可我却常因任务爽约。

军校毕业后，我被分到空降兵部队。除夕夜我守在战位望满城灯火，心里念着家里年夜饭桌旁空着的座位，和母亲将我的碗筷摆了又收的那声轻叹。

推开母亲房门，屋里已是蛛网密布。墙上的挂历依然定格在2006年3月13日。清扫柜子时，我看到一封母亲没寄出去的信：“儿啊，天冷加衣，训练别太累，好好吃饭。妈在家挺好，不用牵挂……”读着读着，我的眼泪又流了下来。

抽屉里母亲的账本，边角被岁月磨得发毛，每笔收支却清晰如昨：几毛钱的酱油、火柴，歪歪扭扭的字迹里藏着一家人紧紧巴巴却稳稳当当的日子。床底下的茶叶早已发霉，那是我一次回家探亲时买的，曾许诺下次回来陪母亲

喝，可那茶叶直到她离世也没开封。衣柜顶的按摩仪还是新的。母亲因患风湿扶墙走路的模样仍在眼前，可她一直没舍得用。原来，有些牵挂一旦错过，就再也等不到回应。

坐在母亲生前常坐的那张旧椅子上，任凭窗外暮色漫过院墙，将柳影拖得悠长。那些被时光磨损的记忆，顺着青石板缝潺潺流淌。每次我从部队打电话回家，母亲总说：“别熬夜，好好吃饭。”那些年，我将职责扛在肩头，把思念藏在心间。母亲熬白的鬓发，她在村口望穿秋水的身影，以及那些在等待里悄悄溜走的时光，成了我一笔还不清的亲情债。

3年前，我告别军营，转业到地方工作。摘下军衔是身份的转变，但保家卫国的责任一直刻在我心里。

父亲告诉我，按照当地政策，老宅即将进行危房改造。这栋装着我们家珍贵回忆的老宅，即将获得新生。

离开老宅前，我把一件旧迷彩服压在母亲的针线筐下。夕阳透过窗棂照在迷彩服上，像母亲当年温暖的怀抱。

在外漂泊半生，我已成了故园的过客，但在母亲心里，我永远是没长大的孩子。我知道母亲不曾离开，她在老宅的光影里，在每一缕风里，在我深深的记忆里。我会带着母亲的爱努力工作、好好生活，把这份爱传递下去，像她当年守护我一样，守护我们美好的家。

## 念亲恩

父亲安详地走了，享年93岁。他生前留下一句遗言：“我走了，就穿军装去见战友。”入殓前，父亲静静地躺着，我想，他定是看见了鸭绿江畔集结待命的队伍，看见了那些未归来的青春面庞。

1951年6月，刚满16岁的父亲踏上征程，开启了他长达12年的军旅生涯。抗美援朝战争开始后，父亲随部队集结在鸭绿江畔待命。虽然最终没能跨过江到战场拼杀，但那段不同寻常的经历让他深刻体会到革命军人的光荣使命和保家卫国的崇高责任。

后来，父亲成为原中南空军第七航空预科学校学员，又辗转多个通信技术岗位。1955年12月，父亲被保送到重庆通信学校。从排长到副分队长、业务教员，父亲的军旅生涯，艰苦而又充实。

1963年3月，父亲转业到地方，在衡阳工作。父亲工作的地点距离我家大约八九十公里。那个年代道路基础条件极其落后，从我家到衡阳没有直通的公路，只有一条时通时断、蜿蜒曲折的乡间土路，而父亲唯一的交通工具就是一辆旧自行车。每次回家、返岗，十几个钟头的颠簸，全凭一双脚蹬出来。有的地方道路不通不能骑行，父亲就推着自行车走。夏天，父亲戴上一顶草帽，顶着烈日，迎着尘土；冬天，父亲则戴上一顶旧军帽，迎着寒风艰难骑行。每次休假结束，父亲收拾行囊准备返程的清晨，我总是忍不住追到马路边，望着他奋力蹬车，渐行渐远的背影越来越小。

印象中，父亲总保持着军队的作风。他的物品总要摆放得整整齐齐。床上的被子几十年如一日，被叠成棱角分明的“豆腐块”。父亲平时总穿着一身旧军装，几年也难买一件新衣服。我们偶尔给他买上一件，他总要数落我们乱花钱。母亲曾经跟我说：“你爸在食堂吃饭时，每次都是买两份米饭一份菜。”即使后来家中条件有所改善，父亲依然保持着艰苦朴素的生活作风。

父亲对子女的管教，同样带着军人特有的严与爱。我们兄妹小时候，既盼着爸爸回家，又害怕他回家。盼他回家，是因为对他的思念，还知道他会带来糖果、饼干等好吃的；怕他回家，是因为他

# 我的老兵父亲

■谢卫华

对孩子的管教极其严格。记得我上小学时曾偷偷学抽烟，他回家知道后震怒，虽然没有打骂，但命令我当场写下检讨，要求我把检讨书贴到床头墙壁上，并且他走后不能撕掉，等他下次回家还要检查我是否改正。

在我们兄妹成长的过程中，父亲虽然严厉却不乏关爱。他经常给我们讲他在部队里的故事，教导我们要勇敢面对困难，树立起坚强的意志和强烈的社会责任感。自然而然，我们对军人这个职业充满了崇敬和向往。长大后，我和妹妹都先后投身军旅。每次回家，他都把我叫到身边。没有太多温情絮语，只有那几句重复了一辈子的话：“好好工作，老实做人。”

父亲从军12年，党龄70载，最后穿着他深爱的旧军装走了。

父亲，永远是我们心中那位顶天立地、穿着绿军装的老兵。



陈磊画

## 甩不掉的“小尾巴”

■门建新

## 军娃天地

也许是因为血缘关系，也许是因为性格使然，儿子小时候特别黏我。家人和邻居们都讲，儿子是我甩不掉的“小尾巴”。

我所在的部队驻地距家乡千里之遥。儿子出生仅20天，我便归队执行驻训任务，一别就是一年。这期间，妻子常常拿出相册翻看，并指着穿军装的我儿子念叨：“这是爸爸，爸爸穿军装好不好看呀？”听不懂话的儿子只是不停地拍打相册，嘴里“唧唧唧”地不知说些什么。一段时间后，妻子发现，儿子渐渐对相册产生了兴趣。每当儿子哭闹时，只要把相册放在他面前，哭闹声便戛然而止。随后，他会用小手指翻翻看，屡试不爽。

儿子两岁半时，就能从相册中准确找出爸爸和妈妈的照片，并能清楚地说出：“爸爸是当兵的。”一次，妻子正在厨房做饭，听到卧室有动静就走去察看。只见儿子正趴在床上，拿着我的一张军装照不停地亲吻，照片上满是口水。看到这一幕，妻子赶紧抱起儿子，心酸地说：“儿子想爸爸了，爸爸都大半年没回家了！”

之后我每次休假，无论走到哪儿，儿子都会扯着我的衣角，蹦蹦跳跳地跟着。即便我只是到小卖部买点油盐酱醋，他也寸步不离。偶尔遇上我需要外出办急事，不能带上他。看他执意要跟着，我不免绷起脸吓唬他几句。他便小嘴一咧，嘿嘿一笑。

一次休假，正赶上村里小学开展“讲英雄故事，做优秀少年”活动。应校长邀请，我去学校为孩子们讲几堂英雄故事课。当时已4岁的儿子听说后，如往常一样扯着我的衣角不松手，非要跟我去学校

不可。教室里，儿子像其他小学生一样，端端正正地坐在课桌前，听我绘声绘色地讲董存瑞、黄继光的故事。后来，无论白天还是晚上，只要一得空闲，儿子一准会缠着我给他讲故事。面对儿子渴望的眼神，我因势利导，给他讲鸡毛信、小兵张嘎、英雄王二小的故事……儿子听得聚精会神，有几次妈妈叫他吃饭都没听见。

那年深秋，妻子带5岁的儿子千里迢迢来我所在部队探亲。到营区后，长大不小的儿子虽不再扯着我的衣角，但依然像我的“小尾巴”一样跟着我。当我与战友一起出操训练时，他会远远地站在一旁观看，时不时伸出小胳膊模仿几个动作。我和战友跑步时，他会远远地跟在队伍后面，和我们一起喊着“一二一”跑几步。儿子常常摇晃着妈妈的胳膊说：“军警真好玩，叔叔们摆的东西真整齐，叔叔们穿军装的样子真帅。要不，让我在这当兵吧！”妻子用鼓励的目光看着儿子，轻轻拍拍他的小肩膀说：“我看行！”

两年后，我调入机关工作，妻子和儿子也住进了家属宿舍。就这样，儿子在部队大院度过了自己的小学阶段。每天清晨，他听着号声起床；晚上，又伴着熄灯号入睡……几年间，儿子在耳濡目染中接受着军营生活的熏陶。

前几年，儿子大学毕业后，毫不犹豫地选择了从军这条路。第一次探亲回家时，我们父子仿佛有说不完的话。儿子兴致勃勃地从部队的工作生活，谈到值班训练；从部队的严格管理，谈到自己的成长进步。末了，儿子深有感触地说：“当初选择从军这条路选对了。部队让我学到不少，思想变得更成熟，性格也变得更坚强。”

听罢儿子这番话，我和妻子相视一笑：“这个当初甩不掉的‘小尾巴’，现在更成熟了！”

## 故乡情思

3年前，我脱下戎装的那一刻，29载军旅生涯如电影般在脑海循环。戈壁风沙、演习硝烟、深夜岗亭的星光，都是抹不去的回忆。戎装虽脱，褶皱里仍裹着沙场风；军号已远，余音还在耳旁缠绕。

走上新的岗位，我进入全新的工作生活节奏。可夜深人静时，心里总有个地方空落落的，那就是故乡。母亲走后，故乡成了手机地图上不敢轻易点开的定位，我怕思念冲破堤坝将我淹没。春节前，80岁的老父亲从哥哥那边打来电话：“老家的老宅成危楼了，我准备回去看看。”挂了电话，我盯着窗外的霓虹灯思潮奔涌。第二天一早，我便从武汉踏上回老家的归途。

汽车在路上颠簸，远远地我就望见老宅像风烛残年的老人，孤零零立在村口。车刚停稳，我便推开车门跑过去，父亲已在门前等候多时了。

老宅木门粗糙的纹路里藏着我的童年，用手轻轻抚摸，当年盛夏的蝉鸣、母亲“回家吃饭”的呼唤瞬间涌来，像细针扎进心里。

我深吸一口气推开门，恍惚间时光倒流至30多年前：我穿着新军装，戴着

## 两情相悦

喀喇昆仑的夜，山风像刀子一样刮来，夹杂着雪片吹得人身上直打寒战。胡沐志刚从驾驶训练场回来，浑身还带着来不及抖干净的雪粒子。远远地，她看见吴楠带着夜训的队伍从风雪中走来。望着吴楠的身影，胡沐志在心里轻轻说：“吴楠，我们一起，守着这儿。”

3年前，两个人虽然在同一个单位，却像两条平行线。胡沐志在司训队，每天和方向盘、离合器、达坂较劲；吴楠在通信连，守着电台和指挥车，嗓门大得像喇叭。

两人第一次打交道，是那年冬天的一次联合保障演练。指挥所下令，指挥车必须在天黑前抵达预设阵地。但通往阵地的唯一道路被一场突如其来的雪崩截断了。胡沐志开着她那台加装了推雪板的运输车在前面开路。雪太厚了，车头几次陷进雪窝里。她挂倒挡、轰油门、打方向，反复冲碾，手臂酸得发抖。

吴楠放下筷子。他坐得很直，声音不大，但每个字都像钉子一样稳：“叔叔、阿姨，如果您们不放心，我们将来就把家安在小志的家乡。二老的晚年，我们一起来照顾。”

写结婚申请那天，吴楠有些紧张。他铺开信纸，一笔一画写得严肃认真。胡沐志在旁边看着他，忍不住笑——这人平时写训练日志，被教导员批评过好几次“字迹潦草，重写”。但那天他写得极慢，写错了就揉掉重写，写废了3张纸。

“你至于吗？”胡沐志靠在桌边吃着苹果。

“这是交给组织的承诺，不能马虎。”吴楠头也不抬。

最后，吴楠写上胡沐志的名字，每一笔都端端正正。胡沐志不笑了，心里像被什么东西轻轻触动了。

他们是在驻地的县民政局领的证。从营区到县城来回要1个小时，真正办理的时间不到20分钟。走出民政

家时的情形。那个冬天，他们乘飞机转火车又换长途汽车，到家的时候胡沐志的父母已经把饭菜热了两遍。吴楠坐在饭桌前，手都不知道往哪儿放。胡沐志的母亲给他夹菜，他就站起来接，把一桌子人都逗笑了。

饭吃到一半，胡沐志的父亲开了口：“你们俩都在部队，将来家安在哪儿？”

这是个绕不过去的问题。两人都在新疆当兵，胡沐志是家中小女儿，父母年事已高，吴楠的老家又在更远的省份。

胡沐志将花接过来，装在作训服的口袋里。“好看！”她笑着说，然后看了看表，“我得回训练场了。”“我也得去值班。”

两人分开走了几步，吴楠忽然回头喊了一声：“沐志！”胡沐志转身时，吴楠说道：“记着，欠你的。”

今年结婚纪念日前一天晚上，胡沐志回到宿舍，拨通了吴楠的视频电话。电话那头有些沙沙的风声，他大概刚从外面回来。“你脸晒脱皮了。”她说。吴楠一愣，伸手摸了摸，笑了：“风吹日晒的，正常，说明我守得认真。”“你记得涂护肤霜。”“保证完成任务。”

两个人都笑了。笑声停下来之后，电话里只剩下轻微的风声。

虽然已经领证结婚，但两人依然坚守在各自的岗位上。距离不算遥远，却聚少离多。高原的风雪，见证着他们的爱情，也考验着他们的坚韧。

“沐志，”吴楠忽然叫她，“你说我们这样，值吗？”

“你后悔了？”她反问。

“没有。”他说得很快，像是怕她不信，又补了一句：“从来没有！”

“沐志，我……”吴楠顿了顿，声音有些哑，“我就是想跟你说，我其实……特别想你。不是今天想，是每天都

局大门的时候，阳光晒在身上暖酥酥的。

吴楠突然从口袋里掏出一朵鲜红的仿真玫瑰，有点不好意思地说：“时间紧，先凑合着。等休假了，我再补你一个正式的仪式。”

胡沐志将花接过来，装在作训服的口袋里。“好看！”她笑着说，然后看了看表，“我得回训练场了。”“我也得去值班。”

两人分开走了几步，吴楠忽然回头喊了一声：“沐志！”胡沐志转身时，吴楠说道：“记着，欠你的。”

今年结婚纪念日前一天晚上，胡沐志回到宿舍，拨通了吴楠的视频电话。电话那头有些沙沙的风声，他大概刚从外面回来。“你脸晒脱皮了。”她说。吴楠一愣，伸手摸了摸，笑了：“风吹日晒的，正常，说明我守得认真。”“你记得涂护肤霜。”“保证完成任务。”

两个人都笑了。笑声停下来之后，电话里只剩下轻微的风声。

虽然已经领证结婚，但两人依然坚守在各自的岗位上。距离不算遥远，却聚少离多。高原的风雪，见证着他们的爱情，也考验着他们的坚韧。

“沐志，”吴楠忽然叫她，“你说我们这样，值吗？”

“你后悔了？”她反问。

“没有。”他说得很快，像是怕她不信，又补了一句：“从来没有！”

“沐志，我……”吴楠顿了顿，声音有些哑，“我就是想跟你说，我其实……特别想你。不是今天想，是每天都

## 家庭秀

爸爸将波浪鼓轻轻捶咚咚的鼓声在耳旁绕他看着我笑呵呵憧憬着我长大的模样

暖阳落在妈妈身上她眼底藏着无尽的希望想为我插上一双翅膀让我在辽阔的天际翱翔

我是他们心里的光温暖爸爸寒夜的守望照亮妈妈驻守的地方我要快快长大让我们的笑声在营区不断回响

曾泽配文

定格 图为新疆军区某团二级上士李春胜和妻子周辉艳夫妻在休息时间陪伴女儿。

德力夏提·玉苏普江摄

